

保健与养生

输液比吃药好得快？

“孩子发烧咳嗽，赶紧去输液！作用直接，比吃药好得快。”“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些说法常能听到。很多人把输液当成治病“万能符”，甚至主动要求输液。殊不知，输液不是“加速药”，更不是“万能药”，盲目输液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输液是将药物直接通过静脉输入血液，可让药物快速到达全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好得快”，而是混淆了“起效快”和“痊愈快”。比如普通感冒，大多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本身就没有特效药，无论是口服药还是

输液，都只能缓解症状，无法缩短病程。

盲目输液还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包括过敏反应、热原反应、局部刺激、溶血反应等不良反应。另外，输入的药液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肝肾负担，严重者可能造成肝肾功能损伤。

很多常见疾病并不需要输液，例如普通感冒、急性支气管炎、轻微腹泻等，可优先选择口服药对症调理。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输液是必要的：

第一，患者严重感染，口服药物控

制效果不佳，需要通过输液快速控制病情；

第二，患者恶心、呕吐，无法口服药物，或严重脱水、血压偏低，需要通过输液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第三，一些特殊疾病，例如严重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有糖尿病并且出现酮症等，需要通过输液快速给药，缓解症状。

患者是否需要采取输液治疗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定要遵医嘱嘱，请专业医师进行判断。

（健康中国）

侨都之旅

■ 陈伟汉

初秋，粤中渐凉。暑假尾声，我们几位文学爱好者同游侨都江门，欲翻开那侨乡史书，浏览千年文脉。

江门的文脉，刻在南海岸线这片土地的山川湖泊，一砖一瓦之间。白沙先生静坐山林，开创江门学派，播文气于岭南，让崇文重教的风气代代相传。茶坑村里，梁启超故居安静伫立，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家国情怀与治学精神，从这座岭南宅院走向广阔天地，激励着后辈砥砺前行。

当我们走进江门中国华侨华人博物馆，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前驻足，这些跨越重洋的信笺，不仅承载着侨汇，更写满了五邑儿女远渡重洋的艰辛与思乡之情。这是华侨写给故土最深情的家书。在一处精心复原的场景中，一架梯子横悬头顶，光着膀子挑扁担的工人行走其间，再现了华人劳工“海外拼搏”之景，让人动容。

在博物馆二楼，巨幅显示屏以翔实的文史影像，生动再现了台山籍华裔军人的赤子情怀。他们是美国空军援华作战“飞虎队”成员，曾驾驶战机搏击长空，英勇作

战，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支援中国抗战屡立战功，让我们深切读懂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海外华侨，不忘祖国，不忘祖籍，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显著，祖国人民将永远铭记。

走出博物馆，我们来到赤坎古镇。绵延数里的骑楼，拱窗雕花，中西相融，既有岭南青砖黛瓦的温婉，又有南洋建筑的浪漫气派。

散落在乡野稻田之间的开平碉楼，高墙耸立，琉璃窗棂，在阡陌田园里静静矗立，每一座碉楼，都是一段背井离乡又落叶归根的往昔见证。

启明里的百年侨屋，趟枕门、西式山花相映成趣，老屋依旧，烟火未熄，旧时光与新生活在此温柔相逢。这些建筑见证着五邑人开放包容、不忘根本的品格。

若说文脉是江门的风骨，那市井烟火，便是这座城市鲜活的血肉。清晨的老街，早点铺早早开门，蒸笼氤氲起白雾，点心香气漫过青石板路。古井烧鹅荔枝木熏烤，皮脆肉嫩，带着淡淡的陈皮清香；砂

锅里煲仔饭滋滋作响，焦香的锅巴裹着腊味，一口便是地道的岭南滋味；街边小摊上，金黄的豆腐角在油锅中翻滚，外香里嫩，是古镇独有的舌尖记忆。一碗热气腾腾的濠粉，一碟软糯的鱼皮角，一杯苦后回甘的凉茶，平凡的吃食，抚慰着往来游人的肠胃，也诉说着侨乡的生活滋味。

午后的小城，节奏从容舒缓。老人们坐在骑楼廊下闲谈，摇着蒲扇闲话家常，时光在这里仿佛慢了下来。巷陌深处，老作坊、文创小店错落，百年老屋焕发新的生机。待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潭江河水波光粼粼，古镇灯火倒映水面，晚风拂过，卸下旅途的疲惫。夜市人声熙攘，灯火融融，本地人、外来游客围坐一桌，笑语喧哗，没有大都市的急促喧嚣，只有平淡安稳的俗世欢愉。

山水不语，岁月留声。那些跨越山海的家国思念，那些代代相传的书香风骨，还有街巷里生生不息的烟火日常，融汇成独属于江门的气质。来过此地，才懂得，一座城市最动人的，从来不止风光胜迹，而是文脉绵延不绝，烟火生生不息，历史厚重与人世温柔并存。

校园里的读书老人

■ 黄土福

清早，经过操场到课堂跟早读时，我见到一位老婆婆坐在石凳上低着头，专心地读着一本摊开在腿上的书，任凭晨风吹乱她的白发。

白发读书犹未迟。这老人家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模范呀！我想，她或许是退休教师吧。从她身边走过，看着她专注的样子，我心底生出一丝丝敬意。

那天，她抬起头来，朝我一笑，说：“老师，请你等一等，打扰一下。”那嗓音沙哑却柔和。我一愣，连忙停下脚步，看到一张布满皱纹却很善良温和的脸。我轻声地问：“老人家，请问有什么事吗？”她右手捧着摊开的书页，用左手食指点着一个字，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是个“滴”字，我便大声地念给她听。我一瞥课文，她竟然在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她点点头，低声地说：“我懂得了。谢谢你。”“阿婆，你读这本书是？”我轻声问道。“是初三的语文书，我孙子读过的。”她说完，又埋头读书。我要赶着去教室，便与她告别了。她那瘦小佝偻的身躯，埋头读书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忍不住向同事打听她的情况，才得知她是教数学的李老师的母亲，一直在乡下种地，年初才被接到学校来居住。一个种地的乡下老人家，竟然读起初中课本来，我对她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此后，我路过的时候，阿婆遇到不懂的字就向我请教，我总耐心地告知。阿婆眼里泛起光亮，打开了话匣子：“我是在弥补年轻时欠下的读书账。小时候，我念到高小，因为家境贫穷就回去种地，种了一辈子。我当年成绩可好，喜爱读书，可是没有机会读——你先去上班吧。”

初夏的清早，我不用跟早读，便到操场散散步。老人家见了我，很高兴，向我请教几个字后，我们就闲聊了起来。我这才得知，她种了一辈子的地，操劳一生，孩子们都有了出息，如今快八十岁，被儿子接来校园居住，清闲下来，每日听到学生的读书声，就勾起心底深处的读书梦来。她已经把初一和初二的语文书都认真读完了，最近在读初三的。在家读书，遇到生字就询问儿子或查字典，清晨出来诵读，就向路过的老师或学生请教。记得那次早操结束后，我远远地看见几个学生围着她，片刻后学生挥手离开，那时我心生疑惑。

阿婆感慨地说，能有书读，实在幸福。得知我教高中语文，她向我借高中语文教材，我满口答应。一个月后，她开始读高中语文教材，读得那么专注，往往我从旁边经过，她毫无觉察。

她已然成了校园里一道最美的风景线。读书是终生的事，是一生的修行，从来无关年龄。

诗二首

■ 吕美均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晚游电白水东西湖

电白东湖瞻圣景

琼楼倒影碧波中，
疑是龙宫隐浪丛。
半岛回廊嬉戏趣，
占鳌乐苑舞歌融。
巍巍展馆辉辉月，
赫赫珠玑耀水东。
最爱金堤行不足，
徘徊总觉少阳红。

海堤横锁碧湖东，
琼阁环围翠幕中。
三面楼台承旭日，
四时花木舞春风。
笙歌胜景旌旗动，
剑指层霄胆气雄。
策马何须驱战鼓，
圣光长照万民丰。

荔风

老屋背后的香榄树

■ 许利雄

小时候，故乡老屋的屋背，长着两株很大的香榄树。听爷爷说，那是他爷爷亲手种下的。巧了，一公一母，就那么静静地并肩站着，像一对沉默的老夫妻，替几代人守着屋后的那片天。每年春夏之交，一株开满满一树的小黄花，一株结满满一树的小青果，给贫瘠的童年旧时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父亲终究因家庭的拮据，耐不住割树人的软磨硬泡，两株香榄树就这样被割树人割走了。长大后的我们，每每聊起故乡，总还是能看见它们——树冠很大很大，撑开像两把墨绿的巨伞。夏天的风从树梢走过，叶子沙沙地响，那声音清凉凉的，从耳朵一直淌进心里，这么多年了，从没停过。

公树满花少结果，母树硕果少开花，这是两株香榄树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记。每年春天，公树忽然就爆出满枝的嫩黄小花，细密密的，碎金一般，远远望去像一团温柔的烟雾。可那些花大部分都落了，只结零星几颗果子。母树却不同，它花很少，含蓄得很，可某一天你抬头，满树青果已经缀在那里，绿莹莹的，藏着光。

最热闹是八月果子熟透的时节。父亲腰上别着柴刀，手脚并用爬上高高的树杈，骑坐在那里，像一枚稳稳的钉子。他举着长长的竹竿往枝叶间一捣——噼噼啪啪，青黄的果子就下雨一般纷纷落下，滚在泥地上、草丛里、瓦片上。那响声清脆极了，附近的邻居也循声而来。大人拎着竹篮、簸箕，小孩赤着脚跑，猫狗也跟着凑热闹。树下很快围满了人，弯腰捡果子，你碰我一下，我笑你一声，七嘴八舌地说着今年的收成，说着哪家的孩子又长高了。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落在他们肩膀上、头发上，一晃一晃的。那时候我总觉得，快乐原来是这样简单的东西——竹竿一响，人来了，快乐也来了。

果子装满了担子，母亲挑回家，在井边一盆一盆地洗。水珠挂在青黄的果皮上，亮晶晶的。然后我们兄妹几人跟着她，抬着筐子去邻村的碾台。

那是一方大大的石舂，母亲把果子倒进去，撒上粗盐和切碎的小红椒，撬动杠杆，一踩一踏地舂。果肉碎了，汁水渗出来，盐和辣椒钻进去，空气里漫开一股又香又咸又辣的气味，呛得人打喷嚏，可那味道真好看。碾好的黄榄果被装进一个个陶罐里，封好口，够送亲邻，也够一家人吃上一整天。早晨喝粥时挖一勺，咸辣里带一丝回甘，满口都是故乡的味道。

就这样一年一年，我们在树底下长大。后来我离开村子去镇上念书，再后来去了更远的城。每次回去，远远先望见那两株香榄树的树冠，心里就踏实了，像船看到了岸。再后来有一次回去，走到老屋背后，忽然觉得天宽了，亮得刺眼。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发现那里空了。两棵树不见了，只留下两个大大的树桩……没有人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时候走的，也没有人知道它们去了哪里。就像许多东西一样，它们就那样悄悄消失了，连个告别也没留。

如今我在更远的城的夜里，偶尔会想起那两株树。想起公树的花像一场不结果的盛事，母树的果像一场不张扬的孕育；想起爷爷的音容笑貌，想起树下围坐的邻居们脸上的笑纹；想起母亲撬动杠杆的脚，指节上沾着青黄的果浆……那些画面散落在记忆里，像香榄树撒了一地的碎影子，怎么扫也扫不干净。

有时我打开一罐超市里买的橄榄菜，尝一口，不是那个味道。那个味道里有粗盐的颗粒感，有小辣椒的烈，有石槽碾过时时沙沙的响声，有整个村子聚在一起的温度。那个味道腌进了骨头里，无论走到哪里都跟着。

老屋不在了，树也没有了。可我觉得，那两棵树并没有真正离开。公树的谎花年年还在我心里开，母树的青果年年还在我心里熟。父亲还在高高的树杈上敲他的竹竿，母亲还在春台边弯着腰。而树下那些大笑着捡果子的人，还有爷爷，一个都没有散。只要我还记得，它们就还在那里，静静地站着。

遵义老街的红色金融光焰

■ 邱宏

在遵义老城区杨柳街，与遵义会议会址一街之隔，有一座传统的黔北民居，它就是我们金融人心里的圣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这个旧址，属于典型的黔北民居，具有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的建筑特点，它的面积也不大（一千多平方米），原来是一名军阀的私宅。1935年1月9日至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国家银行），随同长征中的红军进驻遵义并在这里办公、营业。十天里，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完成了一次堪称奇迹的货币发行与回笼，在世界金融历史的褶皱里，留下了滚烫的红色印记。

我到达遵义的那个早晨，高原的天空蔚蓝如洗，薄絮般的白云悠悠地滑行在太阳底下，阳光从云上洒下来，地面及游人的身上落满了温暖。甫下火车，我立即以一种朝圣的心态前往这个演绎了战火中红色金融高光时刻的旧址，迫不及待地瞻仰它的风采。

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让当时的红军官兵能使用手中的苏区货币（简称苏币）在遵义城内买到一点征途上必需的物品，国家银行以从江西苏区带来的金银和在遵义没收土豪劣绅的物资作为准备金，在遵义公开发行了从江西带来的苏币。

有了充足的发行准备金，苏币可随时兑现等额的银元，同时红军将大量的物资投放市场，加之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遵义的市面更比平时繁华。但几天之后，红军就要撤离遵义了，考虑到部队离开后，苏币就不能使用，也避免敌人对使用苏币的群众进行刁难、迫害，国家银行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将苏币兑换成银元或是物资，城内多处设立兑换点，桌上堆放着银元、食盐和烟等实物，让群众自由按市价进行兑换，确保“不让群众手中留一张废纸”。

旧址里，墙上的解说词详细地介绍了红色银行人怎么在遵义完成了这次发行、兑换、回笼的全过程。解说词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个

红军二占遵义时的动人故事——“红军买猪条”的故事。

1935年2月，红军长征二渡赤水经过遵义凉水乡，连长陈树容带着几名伤病员借宿村民赵金和家中。得知部队即将紧急转移，急需给养，赵金和主动宰杀自家肥猪支援红军。而当 he 采药回家，队伍已经开走，不仅屋内收拾得干净整齐，桌上还留下一张买猪兑款字据与十五张苏维埃币，字据写明“国票壹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币壹元，我军走后转来再用”。群众自愿送猪，红军坚决按价付款，赵金和深受触动，把字条与纸币锁入木匣珍藏，因为在他心中，这已不是金钱，而是红军严守纪律、军民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这张“红军买猪条”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纵观各国历史，军队过境强行使用“军票”，撤离后军票成废纸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无异于变相掠夺。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却在撤离遵义前夕忙于收回苏币，为百姓兑换银元和物资。试问：各国历史上有哪一支军队在危难之际，能这样为百姓着想？

中央红军在遵义只有短短的十天，但这十天中就扩充了四五千名新战士。遵义青年踊跃参军，因为他们从红军“兑换苏币”的举动中，看到了这个党“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看到了这个党、这支军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脉根基。苏币在遵义实际流通了几天，这几天赢得了百姓的心。所以，国家银行在遵义的十天，特别是发行与回笼货币的几天，堪称我党经济工作的典范。

作为新一代银行人，站在国家银行旧址前，我为金融前辈们感到自豪，这次苏币兑换，这张“红军买猪条”解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之问——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人民心连心、同命运。从九十年前的遵义到今天的油城，红色的金融光焰跨越千山万水，依然照亮着我们这一代银行人前行的路。

白纸

（外二首）

■ 曾妍

白纸害怕笔尖的墨
沾上就不是曾经的自己
白纸渴望笔尖的墨
沾上就不是空白的自己
白纸幻想笔尖的墨
沾上就不是平凡的自己
白纸遇不上墨
笔尖写不出诗
一切依旧
白纸白纸笔尖墨

我心里住着一个顽童
他总在天黑时雀跃
为点点星光祈祷

我心里住着一个顽童
他总在梦醒时开怀
为丝丝梦幻而四处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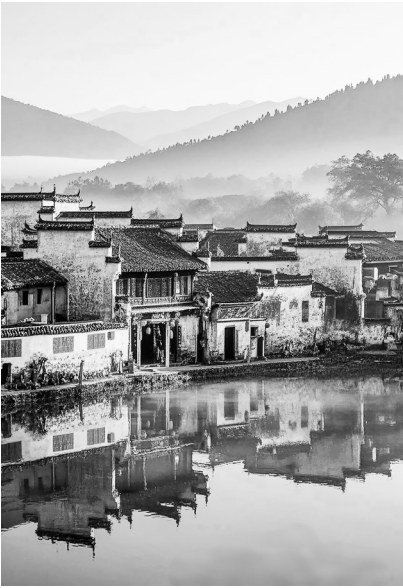
期待

我期待明天的太阳
温暖，光明
我期待明天的人
可爱，欢笑
我期待明天的事
未知充满挑战
我期待我仍有期待
遇见，未来

童真

我心里住着一个顽童
他总在下雨时欢呼
为滴滴雨珠歌唱

我心里住着一个顽童
他总在天蓝时沉默
为片片白云心伤



烟村晓色

翁桂涛 摄